

人權民主與中國

■劉青／紐約中國人權主席

中國政府說，人權中以生存權和發展權最重要，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穩定，穩定壓倒一切。言外之意是人權民主與生存發展相對立，為了生存發展就必須犧牲人權民主；然而，人權民主國家的生存權發展權，卻遠比專制國家來的充分健全。

對於人權和民主，中國大陸大致有兩種態度。一種是，人權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產物，是西方企圖加強給中國大陸的價值觀念，不適合中國大陸國情；另一種認為，人權民主是較好的維護人的尊嚴和權益的社會體制，而且是避免中國大陸過去那些災難痛苦的唯一途徑，過去所以有那些荒誕不經的災難痛苦，就是由於社會沒有人權民主體制的保護。

一、人權民主是共黨專制極權的對立

前一種觀點，主要鼓吹並實際推行者是中國大陸政府。中國大陸實行的是專制極權政治，人權民主是專制極權的對立面，此消彼長，為了維持權勢，中國大陸的專制政權宣傳和堅持這一觀點，也合情理。但這一觀點並不僅是中國大陸政府的，其實民間也有。我認識一位朋友，叫張炳九，家庭背景是普通農戶，八九民主運動期間，是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的主要組織者，不過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，他都是新權威主義的極力鼓吹者。他以及和他相同

的人認為，中國大陸的文化和現實，決定了目前不能有、甚至不應爭取人權民主，必須實行新權威主義，社會發展到一定高度，人權民主自然水到渠成。這種觀點或類似的觀點，在中國大陸民間有一定的市場。就是國際上，包括民主國家的一些人士，也認為人權民主是西方宗教文化的產物，中國連屬於自己的宗教都沒有，難以產生並確立人權民主體制。

除了上面提到的文化理由，中國大陸政府還經常以經濟發展為理由，強調至少目前中國大陸不適合也不能有人權民主，以此壓制國內對人權民主的要求和爭取，反擊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的壓力和影響。中國大陸政府說，人權中生存權和發展權最重要，要生存要發展就必須穩定，穩定壓倒一切。言外之意是人權民主與生存發展相對立，為了生存發展就必須犧牲人權民主。如果國際上不為這樣的理由所動，對中國大陸侵犯人權壓制民主的專制迫害行為堅持批評譴責，中國大陸政府就會祭起最後的法寶，說這種批評譴責是對中國大陸內政的干涉。

二、台灣已確定人權民主體制

另一種看法與上述的官方的觀點幾乎截然相反。我就是後一種觀點，形成有二十多年了，為此坐過牢，又到了海外，但從根本認識上說，沒有發生改變。像我這樣認識的人，在中國大陸為數不少，而且越來越多。這就是為什麼一個控制了一切的專制政權，幾年來不擇手段的迫害異議人士，卻沒有能夠消除異議聲音，異議聲音反而越來越大的原因。我們的認識基於兩方面理由，一方面相信人權民主能夠體現人尊嚴和價值，是中國大陸免於過去的災難，人人有權追求幸福歡樂的必要條件，一方面也因為中國大陸政府所代表的官方觀點，似是而非，不足以說服人，實際是為了維護統治，缺乏智慧又極端自私的說詞。

我們知道，中國大陸文化與西方宗教文化不一樣，人權民主體制是從西方宗教文化中首先產生的。我們也知道，西方的宗教文化，有利人權民主的發展和確立，所以波蘭才能率先衝破東方專制集權的統治。我們不能贊同的是，像中國大陸政府那樣觀念，認為人權民主不適合中國大陸國情，因為這實際是說中國大陸不能實行人權民主。不論從實踐看還是從理論看，這一說法都不能成立。比如台灣的中華民國，與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文同種，台灣確立了人權民主體制，是世界公認的事實。類似情況還有亞洲的日本，南韓等國家。就是從個人看，事實也在證明著相反的道理。我，還有魏京生和任曉町等許多人，從小就受並非西方文化的薰陶，純粹是中國大陸式教育，如政府的強行洗腦，但是即使被監獄反反覆覆關押，遭受

了極端殘忍非人道的虐待，卻對實現人權民主的目標鍥而不捨，任曉町等許多人至今還在關押中。

其實，這裡面的道理很簡單，因為在人類世界裡，沒有比人性更權威的真理。人性是普遍維護自己的尊嚴和價值的，哪一種社會能夠較好的實現這一點，就會成為人們奮鬥爭取的目標，反之則肯定要被社會揚棄。人權民主體制給人提供了表達自己的意志、維護自己的尊嚴和爭取自己的權益的機會，專制極權體制剝奪獨裁者之外一切人的意志，無尊嚴可談，兩種體制的好壞優劣，不論何種文化，用精神和價值的尺度一量就明白。這就決定了追求人權民主不會受文化侷限，不同文化，僅只在產生形成人權民主的體制上，有快慢難易的不同。中國大陸現在的實際情況，主要不是文化在遏止人權民主體制產生，而是監獄。

三、北京將生存權、發展權與人權民主予以對立化

以生存權發展權來看排斥否定人權民主的爭取，同樣荒謬經不起推敲。生存權發展權當然重要，對經濟開始起飛的國家尤為重要，沒有人對此有異議。問題是，中國大陸政府並沒有證明，人們自由的表達思想言論，或是成立維護自己權益的社團，或是要行使批評乃至挑選政府的權力，就威脅扼殺了生存權發展權。因為只有證明了這一點，中國大陸政府強調生存權發展權，用以暗示人權民主不能給予的道理，才可以自圓其說。其實邏輯道理恰好相反，人權民主不僅不排斥生存權發展權，反而是生存權發展權能夠順利運行的保障。人們之所以要發表思想言論，組織

維護權益的社團，或是批評政府，總是因為感到了不公或是權益遭受損害。人權民主體制為這種不滿，提供了表達和尋求解決的機會。否則由於一部份人的問題得不到解決，整個社會的生存權發展權也大受損害，而且潛伏著社會動亂的危險。今天的中國大陸就處於未來無法預測的危險局面，一旦不滿爆發，必將導致整個社會生存權發展權停滯倒退。而在當今的世界上，人權民主體制的國家的生存權發展權，遠比專制集權國家來的充分健全，恰好證明中國大陸政府所言相反的道理。

同樣，將鎮壓迫害爭取人權民主的人士，說成是中國大陸的內政，也是過時的陳詞濫調。國家內政這個概念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的。這種變化就像家族的權力在發展變化一樣。從前，中國的家庭可以「父要子亡，子不敢不亡」，用私刑處死自己的成員。今天哪個家庭再使用這種家法，法律就會制裁。國際上也就是這樣，一百年前，許多國家可以買賣奴隸，那是它的內政，今天則變成人類不能允許的罪行了，國際社會一定干涉制裁。今天的國家內政不再是國家在自己的土地上為所欲為，全算內政，而有一個限度。這就如同今天家長仍有權管教子女，但毒打或殺害子女，鄰居也會過問，法律就要制裁。因此，政府管理社會和人民，自然是它的內政，但不將人民當人，侵犯剝奪人之所以為人的那些基本權力，就超出了內政問題，而是對人類共同精神和價值的挑戰，國際社會就是要管，就是要維護人之所以為人這個概念的完整和尊嚴。這既是維護那些被侵犯迫害者，也就杜絕對人類的威脅，是人類的進步和重要發展。其實，中國大陸政府對此並非不懂，中國大

陸政府就加入了制裁南非種族主義政權的國際行列，大規模的支持過美國黑人的反種族運動，並不認為是在干涉別的國家的內政。這就說明中國大陸政府對人對己上，使用的是雙重標準。

四、迫害人權將使中國遭逢更大災難

綜上所述，以中國大陸政府為代表的，認為中國大陸不適合不能有人權民主體制，並以此迫害鎮壓爭取人權民主活動的種種理由，都不能夠成立。相反，中國大陸應該積極爭取人權民主體制早日實現，這既是確認人類共同的精神和價值，也是避免中國大陸過去的災難痛苦，並進入穩定健康發展的唯一途徑。在確認這一前提的原則下，也應該承認在中國大陸建立人權民主體制，還有一條艱難漫長的路。我曾經在各種場合多次說過，我大概可以看到中國大陸改換一個政府，但我對活著看見確立人權民主體制不樂觀。現在執政的中國大陸政府之腐敗、專橫，及對人的尊嚴和權利的侵害，超過了滿清末年和民國時期，說中國大陸現在是天怒人怨，恰如其分。這樣一個政府的倒台改換，隨時有可能發生。但是改換一個政府，並不等於是人權民主，雖然改換一個政府可能為人權民主帶來較好的發展契機。人權民主體制，說到底它的基礎和保障是社會的思維和習慣，不會由於改換了政府就主動來到，在中國大陸妨礙它順利產生的因素，要頑固強大得多。

首當其衝的重大因素，就是國家政權。中國大陸的政權，是被視為私有的或集團所有的。中國大陸政府1957年公佈的右派「十惡不赦」的罪行，最嚴重的就是有人

要求「輪流做莊」，執政者和執政黨可以改換。一、兩個人提出的這一政治要求，導致了數十萬知識份子被勞改數十年。共產黨的強硬派軍人王震說：「天下是老子們用幾百萬人命打下的，想要，拿幾百萬人命來。」這是國家政權私有化心態的典型表白，但並非是上不了台面私下表態。中國大陸的憲法就堂而皇之的寫著，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。鄧小平後來又塞進憲法的四項基本原則，核心就是共產黨專政掌權。這是以憲法形式，也就是以國家的監獄警察軍隊為後盾，強制貫徹國家政權為集團或一批人私有。近些年來，私有的內容又增加了社會的財產，掌權者們正在利用改革開放的時機，迅速將社會財產歸入自己名下。這就必然使原已病態的權力慾望，更加瘋狂得不可理喻。人權民主政體，將改變政權的私有性質，也遏止社會財產被如此侵吞，這一點不言而喻。所以，中國大陸的現政權必然竭盡全力壓制迫害人權民主的要求，而且壓制迫害會越來越險惡殘酷卑鄙，中國大陸爭取人權民主的力量，在未來將有更加艱難痛苦的路程。

五、中國專制政權敵視仇視人權民主

中國的專制統治長達幾千年，這對人權民主也是負面效應。中國掌權者稱管理社會為「牧民」，意思是管理人民如同放牧羊群；人民的心態也是與之相適應的，對自己的尊嚴和權利的爭取維護不夠，總是期盼青天大老爺出面作主。這就是為什麼毛澤東死後，社會以各種手段所表達的強烈願望，是支持鄧小平復出掌權，而不是抓住歷史的契機，支持民主牆建立人權民

主制度的努力。十幾年來，這種心理有所變化發展，一個標誌就是中國大陸社會目前不再像當年贊許和期盼鄧小平那樣，贊許和期盼某個掌權者了。但這點變化對於爭取人權民主來說，還不足以將歷史的負面效應轉化為正面效應，因為整個中國大陸現在都在等著鄧小平死，而不是行動起來自己爭取。而且幾千年的專制極權統治，形成一些根深蒂固的習慣，有著複雜的盤根錯結的權勢利害關係。這些，大多與人權民主意識不相容，甚至是矛盾敵對的。所以人權民主體制要進入中國大陸，不像裝入一個新的年輕的社會那麼容易，而是要擠進去，去除或改變舊有的東西，才有它的容身之地。

中國大陸太大，也是爭取和建立人權民主體制的不利因素。質量大慣性也大，這一物理規律，對人類社會也合適。中國大陸這樣大質量的國家，克服專制極權的慣性，產生人權民主的慣性，所做的功是非常的大。說服一個人贊同人權民主的道理，是一回事情，要十二億人相信贊同，那是另一回事情。鬆散而且不平衡，是中國大陸社會過大，對發展建立人權民主體制的又一不利點。像八九年那樣聲勢浩大爭取人權民主的場面，在中國大陸是絕無僅有的，那是許多因素和巧合所造成的，包括中國大陸專制集團內部分歧、猶豫不決和無所適從這一關鍵因素。國家太大對人權民主的不利，對專制集團恰好有利。中國大陸的專制力量，既高度集中又極其靈活，除了維護權力，沒有其他原則和需要敬畏的事務。所以，對付人權民主，專制力量顯得很強大有效。

六、民運人士爭取人權民主必須祛除功利主義

中國的一些民族性，對發展建立人權民主體制，也是不利因素。我這裡只舉一種。社會生活中，常常有一種現象，就是做某件事情的時候，一擁而上一哄而散。像過去的政治熱，上學熱職稱熱，近年的經商熱等等，給人們印象最深刻的，可能是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，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大陸人強烈的反腐敗、反官僚、要人權、要民主，但是槍聲一響，立刻煙消雲散，而且極少有人公開承認自己所做過的事情。上述事情雖然各式各樣，但是所反映的民族性，始終一致就是行動並非來自認真思考和精神信仰，驅使大家一致的動力是世俗的功利心理。人權民主對現在的中國大陸人，能夠給與的功利實在談不上，災難痛苦確是近而現實，所以此時爭人權民主，恰恰需要少一些功利色彩，多一些理想色彩和獻身精神。

民族問題也是爭人權民主中的棘手事情。允許支持中國大陸境內的各民族有自決權，應該是人權民主的原則。但是中國素有大一統的情懷，現有國土改變一寸，也會被為罵賣國賊。在中共的專制極權下，民族自決難以進行，只有人權民主運動興旺起來，民族自決意志才會得到表達的時機。但是這將被專制政權所利用，作為轉移危機實施獨裁的手段，利用中國人數千年形成的狹隘畸形的愛國心理，將人權民主運動鎮壓下去。即使沒有鎮壓下去，也存在著演變成慘烈的民族戰爭的危險，如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垮台後那樣，反而離人權民主更加遙遠。因此對待民族問

題不得不小心翼翼，這也給未來爭取人權民主運動增加了難度。

這裡談的不利因素，並不系統全面，可以說的還有很多。綜合上面的認識，我認為中國大陸今後爭取人權民主，需要堅持兩點，第一是要主動爭取，鍥而不捨，人權民主等不來，第二是根據中國大陸的現實條件，爭取人權民主也要講究方法。人權民主體制，對與中國大陸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業，更不是專制政權會給予的賞賜，社會必須自己爭取，而且要百折不撓的長期爭取，才會逐漸產生形成。這就需要有一批為了理念，堅持不懈的爭取和不畏懼犧牲的人。而且僅有勇氣和決心還不夠，還必須有品格道德，有原則和尊重規則。這裡只提一批人，是因為一個社會理念，將之視為自己生命的價值和事業，願意付出一切去追求，永遠只是社會的少數人，社會的大多數，只有在理念擴展和深入下去，並出現高潮時才會加入進來。要有成效和早些形成高潮，與先行者的道德品格有很大關係。先行者們沒有公信力和道德感召力，即仗他們追求很有益的社會，大眾也不會買帳的。有人曾經對一些搞民運的人說：「看你們所做的這些，真上台掌權比共產黨還壞」。至少這種說法是難以反駁的，因為共產黨當年也是扯起理念的大旗，不擇手段到無所不用其極，結果給社會造成了無盡的災難，人們憑什麼要相信今日不講道德品格的人會比過去的強，許多經驗證明，不講道德品格，手段一定會吞噬到理念。所以有道德品格，即可以促進人權民主的爭取，也是這一事業不大變質的保障。

七、爭取人權必須先爭取言論自由

僅有勇氣和道德也不夠，方式方法是能否順利發展的關鍵。與專制極權力量相比，中國大陸的人權民主力量很弱小，只有在統治力量轉弱，或是出現了爭鬥，需要拉攏借助民意，而民間又經過了長期的準備和努力，才有發展的時空。這樣的機會來之不易，常常要等許多年，如果不講究方法，就會招致專制力量採用極端手段鎮壓。這會是雙重損失，中國大陸社會並不總是有成批堅持不懈追求人權民主的勇者，這樣的一批人從社會消失後，許多年都難以再聚集一批，更主要的是毀掉了人權民主意識在中國大陸發展成長的機會。十幾年來，人權民主在中國大陸的艱難反覆，尤其是八九年殘酷鎮壓的教訓，都說明這一道理。不清楚這一事實的艱難和中國大陸各種力量的狀況，企望以激烈和煽情達成這一目標，最終會使中國大陸陷入新的挫敗。這在未來需要竭力避免。總結及運用過去的經驗所形成的方法，對避免新的挫敗無疑是有益的。

我覺得有幾點很重要。第一是要針對體制，而不針對政權。爭取人權民主，很容易將目標定在政權的變化上，以為這是迅速徹底的途徑，非此專制不會成為民主。其實這種方式可能欲速則不達，民國推翻滿清，國民黨推翻北洋政府，共產黨推翻國民黨，都打過人權民主的旗幟，結果只是改換一批官僚，專制依舊專制。這說明只改換政府是不夠的，而且只改換政府常常是打了人權民主的旗號，實際是政治野心在驅動。體制才是根本。實現體制改變，既可以通過改換政權，也可以不通過

改換政權，世界上有不少國家沒有改換政權，也實現了人權民主。當然，改不改換政權，是政府與社會互動的結果，並非一方的願望就可以實現的，如果發展到改換政權的地步，當然也不拒絕。不過這是接受結果，與開始就要造成這一結果，是完全不同的。

第二是堅持公開、依法、理性。人權民主是當今世界潮流，中國大陸政府也不敢公然反對人權民主，這是公開爭取的現實基礎。公開是自信和正義的表現，只有公開爭取才有力量和感召力。人權民主如果不敢正大光明爭取，就無法逃脫陰謀和怯懦的心態，人權民主就會扭曲變形。依法是公開爭取的前提，否則難以進行。中國大陸現在的實際情況是，最大的違法者是中國大陸政府，迫使中國大陸政府尊重遵守自己的法，將使依法爭取人權民主有理有力。依法爭取，當然也有權爭取修改有違人權民主的法律。公開依法還需輔之理性，也就是了解中國大陸的現實，不因站住了理法，就絲毫不妥協沒商量。簡單的說，爭取人權民主要遵循有理、有力、有節！

第三是分階段，不要求一步到位，第一步目標應是實現言論自由。根據中國大陸的現實情況，雖然人權民主能夠爭取，必須爭取，但又難以靠一次性的巨變完成，所以採用漸進的穩妥的方式比較實際。這就應該將目標鎖定在追求實效上，避免大起大落的局面出現。在形勢有利時，只爭取擴大人權民主的自由空間，而不強求一步到位，即不堅持政治上立即兌現人權民主，為此冒跌倒的危險。這可能比較保守，但從事一項高風險的事業，尤其是關係人的命運乃至生命的事業，負責任的作

法就應該保守，保守比跌到傷筋動骨爬不起來強，也有實效得多，這就像經濟發展，每年增長不多的自由市場經濟，長期來看，比動不動就大躍進的計劃經濟，優越得多。中國大陸第一步要爭的，應該是言論自由。有言論自由，既能夠監督國家，又可以明確和提昇社會的人權民主目標。從言論自由出發，人權民主的發展會順利健康許多。

八、爭取國際同情幫助

第四是結合世界的變化發展，爭取國際上的同情幫助。「六四」屠殺之後，國際社會很關注中國大陸的人權民主。這是近幾年中國大陸能夠有些變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。但是，隨著「六四」漸遠，還有越來越強烈的與中國大陸發展經貿的需要，原來對中國大陸的關注和影響，趨向減弱。這就需要有新的方式，可以適應變化了的情況。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關注批評譴責中國大陸人權不良的決議案，就是申辦奧運會，最惠國待遇等國際的影響壓力消失後，通過一年來的摸索形成的

很好的替代方式。今年由歐洲聯盟和美國提出的有關中國大陸人權狀況的決議案，顯然對中國大陸有很大壓力。這種方式，不像經濟制裁會損傷中國大陸經濟發展，也沒有遏止各國與中國大陸進行經貿的利益，而且堅持了國際社會維護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原則立場，同時對中國大陸很有大的壓力。尋找並促成這樣一些方法，就能夠爭取國際社會持續不斷向中國大陸施加影響壓力，造成有利的外部環境。

儘管爭取人權民主還有艱難漫長的路，但中國大陸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，能夠清楚準確的表達要解決的就是人權民主。國際社會對中國大陸的人權民主的關注，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具有影響和壓力。對中國大陸來說，一個民族正在人權民主的大門外摸索。能否較快摸到這扇門，雖然有各種條件所形成的機運，但需要更多的，應該是這個民族的智慧、堅毅和真誠。我期盼中國大陸儘快摸到這扇大門，摸門的過程也必然增加中國大陸人的智慧、堅毅和真誠。 ◎